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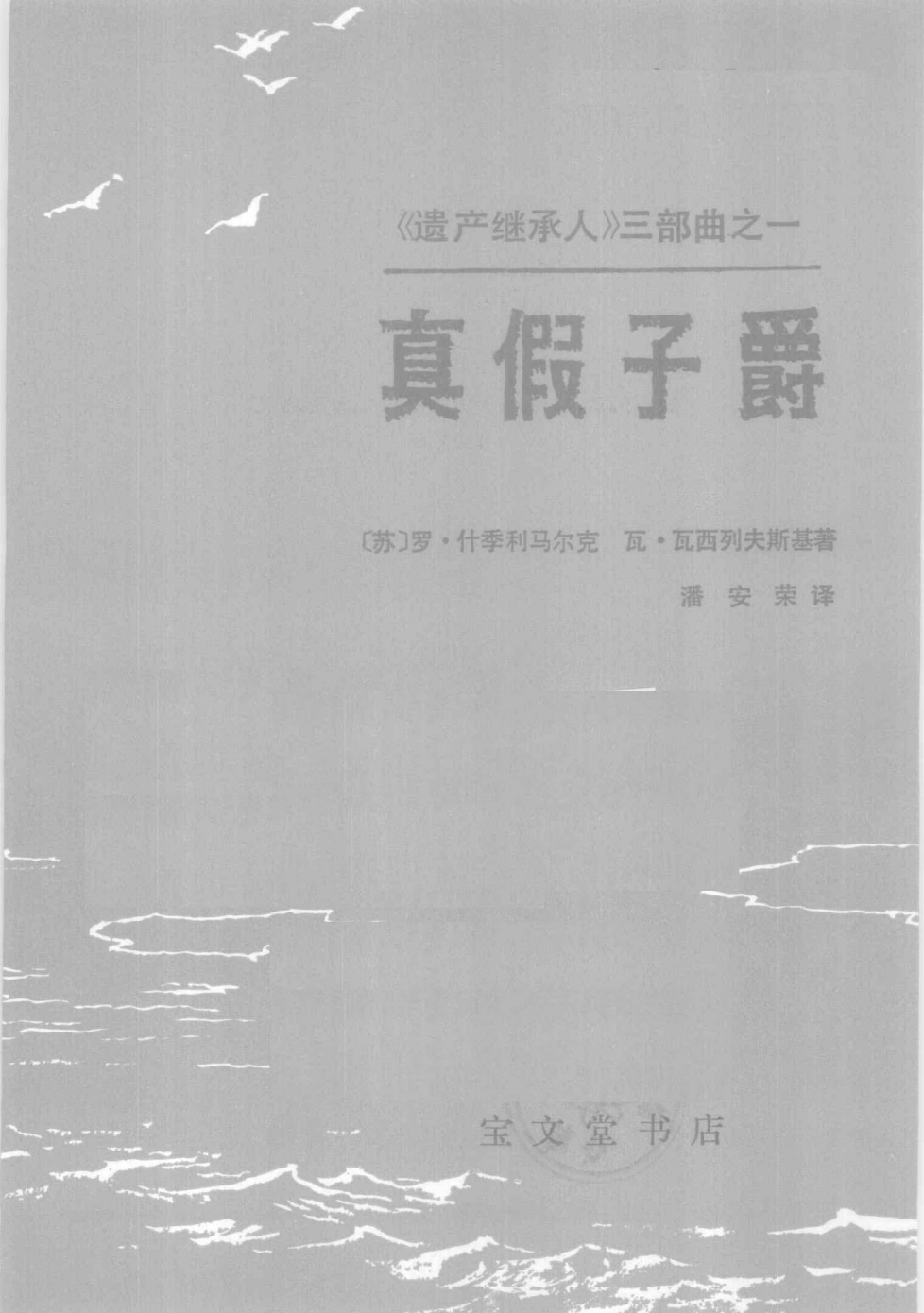
《遗产继承人》三部曲之一



真假 子爵

〔苏〕罗·什季利马尔克 瓦·瓦西列夫斯基著

潘 安 荣 译



《遗产继承人》三部曲之一

真假子爵

[苏]罗·什季利马尔克 瓦·瓦西列夫斯基著

潘安荣译

宝文堂书店

封面设计：王 Jian 权

真 假 子 爵

《《遗产继承人》三部曲第一部》

【苏】罗·什季利马尔克、瓦·瓦西列夫斯基著 潘安荣译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 1/4 230,000字 插页2

198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0册

书号：10070·111 定价：0.91元

目 录

作者的话.....	1
-----------	---

开场白 绅士和仆人.....	7
----------------	---

第 一 部 真假子爵

第 一 章 莫顿先生的手稿.....	29
第 二 章 王国所需要的人们.....	64
第 三 章 岛上人.....	95
第 四 章 海神的教子们.....	113
第 五 章 豹子和胡狼.....	135
第 六 章 宾格勒夫人的房客.....	172
第 七 章 利剑和锁子甲.....	202
第 八 章 风中篝火.....	230
第 九 章 圣玛达连娜厌弃的人.....	265
第 十 章 岛上的坟墓.....	308

各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历史，观察他以往的行为的性质，便可以用近似的猜测，预断他此后的变化。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

作 者 的 话

有一句拉丁俗语说得好：“Habent sua fata libelli”，意思是“书有书的命运”。比如说，我们的《遗产继承人》这部书，我们以为还在成书以前就有一番经历了。

我们这部长篇小说，是在野外勘察的环境中，在极圈内冬天的原始森林里，同最初的建筑队伍一起，跟在勘察者的后面一步步前进的时候开始写作的。那时每多一克重的行李，都会使体力多一分消耗，随身带的小说书自然就很少。因此，我们这个开头人数不多的集体，对于多种文化休息的需求，就更显得迫切了，尽管在初期这种休息的时间当然是不长的。

在最初的勘察和建筑队伍的工人中，有许多勇敢活泼的共青团青年。一天紧张的劳动之余，青年们聚集“在火边”，唱唱歌，看看带来的书。这些书很快就看完了，新的又暂时没有来路，所以我们“篝火边的小组”可以说就成了施展一切业余文娱才能的舞台。

那些年，我们常常回想起丹麦作家马丁·安德逊·尼克索亲身经历的一件趣事，那是他有一次跟莫斯科文学家倾心交谈时说的。他曾沿着堂·吉诃德的足迹，在拉·曼却的干燥的山谷和高原漫游，有一回到一个可怜的小酒馆宿夜。这位饥肠辘辘的客人问酒馆里能不能吃到点什么东西，俏皮的酒馆掌柜回答说：“那还用说，先生，随您想吃什么，从俄国的鱼子到雅典的龙虾，应有尽有，不过就是您得……自己随身带来！”

我们的集体“随身带”到极圈内的是同志的友爱，共青团员的热情，在工作和休息时都能合理支配宝贵时间的习惯。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看到苏联青年男女对于知识的需求，对于文化的爱好，象需要吃饭和喝水一样自然，是很高兴的。这方面，俄罗斯、德意志、埃文基共青团员，科米或者萨哈^①少先队员，也是同样的。这些青年男女好问的年轻的头脑，总想弄清物质的秘密，大地测量学的奥妙，禽兽的习性，地层的形成，钻探能手的生产方法和作家的文学风格。热烈有趣的争辩、讨论、谈话经常不断。

于是就有一回，谈起了往昔，谈起了别的时代和别的国家里，新的地方是怎样开发的，从海外来到别的大陆的人的居民点是怎样兴起的，这些都是什么人，他们在异乡的森林和雪地里所作所为是怎样的，抱的什么目的。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想法，因为写这个题材的现成作品还没有。

① 埃文基人是居住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人，科米人是苏联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人，萨哈人是苏联雅库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雅库梯人的自称。——译者

两个作者按年龄来说是这个友爱集体中的年长成员。我们带给这个集体的，除了专业技术以外，还有某种文学尝试，对于历史题材的爱好，对于长期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美好旧时代”的神话的憎恨。于是我们决定来做篝火边的说书人，在口头的“业余文娱创作”方面试试自己的能力。我们自以为是能引人入胜地给我们的听众讲讲所谓原始积累时代的后期的，这个时期被资产阶级的惊险文学作家们美化了，我们要从苏维埃世界观的立场来还它本来面目。

我们的听众是在篝火边，在帐篷和棚子里，以始终不减的兴趣听我们讲故事的。考虑到任何讲坛都不免有限，所以我们就决定拿起笔来，把我们的口头长篇小说变成一部书。

起初除了极圈内冬天的原始森林所能提供的东西以外，我们一无所有。这部小说的头两部分的写成，既没有看过世界地图，也不可能查一查起码的参考资料、百科全书和词典。只是到后来已经写第三部分的时候，照前线的说法，后勤部队被拉到了我们那儿，才开始有了书、杂志、影片和某些参考资料。小说的草稿是写在小张信纸上的。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把它同大地测量工具和帐单收在一起，轮流背着走。工地会计们自告奋勇，很快誊清了小说，添上小小的花饰甚至插图，拿蓝色的布做封皮，成了一种手抄的书。这三厚本蓝皮的书给装进背囊，向原始森林和多沼泽的冻土带深处背去。集体壮大了，但是对这部小说的兴趣仍然不衰，批评它，作些修改，表示一些愿望。

我们是在“行军队形”中，常常是借着蜡烛或者油灯写的，这种油灯的结构在我们那儿得了一个名称，叫做“祖宗的呼唤”，但是我们处身在工地上一片友爱互助的气氛中，工作起来是很愉快轻松的。这种同志式的、常开玩笑的、友

爱的气氛，本来是苏维埃人的大大小小集体的特点，他们遍布在新建筑工地的战斗区段上，在探险和勘察的野外，在轮船上和新的国营农场里，——一句话，在五年计划“前沿”的任何进攻基地上，执行着党和政府提出的任务。

……从我们在极圈内过冬那时算来，已经有好几年过去了。如今那儿发电站灯火辉煌，火车飞驰，工厂烟囱冒烟，人们生活在舒适的房子里。到那儿一看，自己都不会相信就在不久以前，在这儿，在这个车间或者房子的原地，我们曾坐在帐篷里，在油灯之下，忙完水准测量的记录，吃过晚饭以后，就来写一章章的《遗产继承人》……

我们为小说选择了矛盾尖锐的十八世纪末的暴风雨时期，那时在社会的地平线上，原始积累时代的晚霞正同现代资本主义的朝霞相遇。我们选择英国这个当时资本主义业已上升的典型国家作为发展情节的背景，描写它的殖民地为保护自己独立而进行的进步斗争，同时揭示年轻的资本主义侵入之处的殖民制度的残酷。我们根本不曾想过要把内容限定在某种现成的模式中，我们只求公正地选择历史材料，并且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肯的话来说，在那些材料上再添加“一些为故事逼真所需要的虚构”。我们的主人公们仿佛都自然而然地开始各自的文学生活，他们这种独立的“生活”，再次向我们自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分析的全部深刻性和正确性。

我们在遥远的北方新建工地上完成了本书的所谓“野外”工作，回到文化中心以后，再为它做了“室内”加工工作。小说里的日期查准确了，在人种和地理方面作了一些变动，小的情节有增有删，但是在整体上小说还是在极圈内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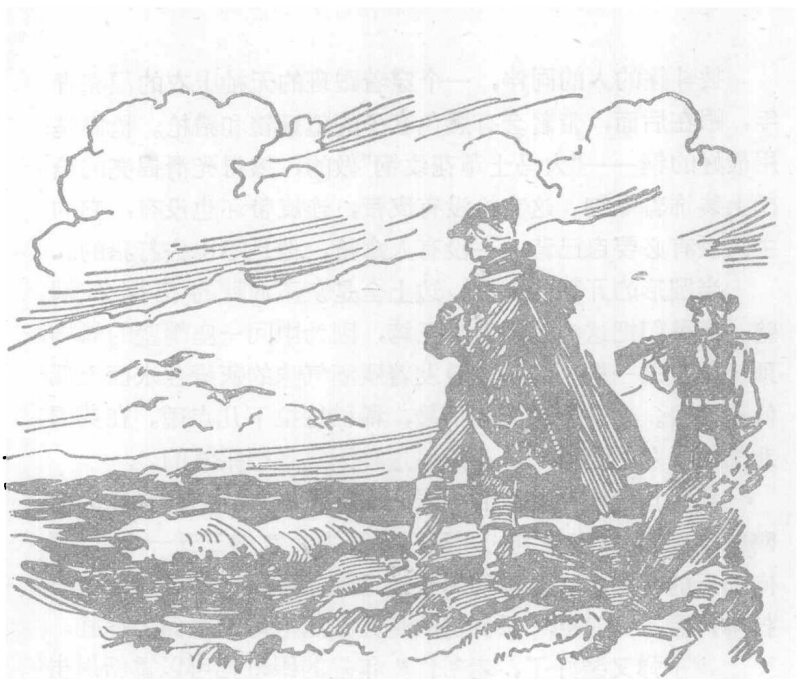
生的那个样子，如果我们为之写作的对象现在来重读，定会把它当作极圈内晚间的老朋友一样认出来。我们早就希望这个讲坛的对象中能有我们的紧邻北极勘察人员，我们的老朋友——快艇和飞机的驾驶员，拖拉机手和司机，随后的新建工地的主任和师傅，新的建筑工人，所有在我们之后，正听着北风呼号，在原始森林中铺路，用硝氮炸药炸山岩，在新开的林间小道的柱子上挂电话线，鸣枪把狗熊从小仓库赶开的人。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诚地把这本书献给你们全体，还有你们，刚准备想从事这些专业的年轻读者们。我们从你们本人那儿了解到你们的愿望，完全赞同你们的文学兴趣，所以努力从我们的故事中剔除那种跟美好的劳动生活和你们劳动后休息的愉快时刻不相容的成份。这种成份就是书的枯燥乏味，这是某些作品四平八稳、一味说教所难以避免的。在我们的小说中，一定也会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我们坚信，你们在读的时候是不至于感到枯燥乏味的，正如它不曾叫那些读过它用密密麻麻的会计笔迹抄写、三厚本蓝皮的最初“原始森林”版的人感到头痛一样……

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新读者，并且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们的苛求的意见。但是还记得我们在极圈内篝火边相处的人，我们要特别紧地握住他们戴毛皮手套的手，并且象过去常说的那样再一次说：“朋友们，咱们又碰头了！火边腾个地方，给你们写小说的坐吧！”

开 场 白

绅 士 和 仆 人



回首当年时痛苦的甘美……

阿夫来德·德·缪塞^①

有两个人，顺着满地石子的小路，小心地向悬崖峭壁之间的一个小海湾走去。高个子的是绅士，长一副鹰钩鼻子，身披墨绿色的斗篷，头戴三角帽，走在前面。帽子底下一绺银光闪闪的假发，用一条黑带子紧紧扎住，以免被风吹乱。高统航海靴子的翻口翻了上来，并不影响他那矫健的步伐。这种步伐不是在客厅的镶木地板上，而是在摇摇晃晃的轮船甲板上练出来的。

^① 法国浪漫派诗人（1810—1857）。——译者

披斗篷的人的同伴，一个穿着跟班的无袖上衣的漂亮青年，跟在后面，带着套有黑色套子的望远镜和猎枪。枪筒是用最好的钢——“大马士革花纹钢”做的，擦得光滑锃亮的枪托上装饰着螺钿。这支枪没有皮带，连皮带环也没有：它的主人没有必要自己背——没有人拿枪，他是不出去打猎的。

半圆形的开豁的海湾，边上全是灰不溜秋的花岗石峭壁。渔民们把这海湾叫做老王湾，因为中间一座峭壁的嶙峋顶部象王冠一样。海鸥在散发着碘酒气味的灰绿色水面上低低地飞着。这是个阴沉的早晨，稀稀拉拉下几点雨。在英国北部的爱尔兰海沿岸，夏天里这种天气是很平常的。

第一声枪响在荒凉的山岩间引起了回声。一群受惊的海鸥腾空而起，发出尖利的叫声四散开去。它们三五一小群，飞向邻近的峭壁，在海湾的另一边又降落下来。绅士显然没有打中，看不到有哪一只受伤的鸟儿在起泡沫的水面上挣扎。

“子弹又装好了，老爷！”年轻的跟班把可以重新射击的枪递给主人，射击者和他的同伴已经登上一座不高的峭壁顶上，正往下看。“鸟儿马上会安静下来，又飞到一块儿的。”

“我要是第一枪落空的话，打猎总是不顺利的，”绅士回答说。“看样子我们今天这一趟根本白来了，天边一片帆也看不见。可能我们的‘猎户座’停在什么地方了。不过我还要在这儿呆一会儿，留神留神天边。枪你留着吧，安东尼。把望远镜给我，你到底下守着马等我好了。”

跟班把套着套子的、可以拉开的望远镜给了老爷，顺着小路向下走。脚下小石子滚落的得得声和灌木丛的簌簌声很快在底下静息了。绅士独自留在峭壁上。

海水在悬崖峭壁下面不安地翻腾着。乌云从大洋中缓缓

弥漫过来，笼罩住沿岸弯曲的地方。远处的岬角和小岛的轮廓渐渐消失在烟雨之中。从这低垂的烟雨之幕下面，涌起一排排棕褐色的巨浪；岸边的港口和海湾仿佛张开石头的怀抱，迎接它们的到来。巨浪不急不忙地扬起毛茸茸的鬃毛，拍打着峭壁的底座。

站在峭壁顶上拿着望远镜的人，似乎觉得峭壁自己在迎着海浪移动，它那石头的胸脯象船柱似地破浪前进。一阵阵海风在空中吹散微尘似的咸味的水沫，落到他卷曲粗硬的连鬓胡子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拍岸的波浪，数着最大的、扬着鬃毛的“九级”浪。

海浪在峭壁上碰碎以后，急退回去，把漂石和砂砾带向海中，直到新的汹涌的海浪接住这些石头，又把它们扔向峭壁的底座……

那个人的思绪已经远远离开这个海湾，离开灰不溜秋的峭壁和尖叫的海鸥；除了怒冲冲扬着鬃毛的浪头以外，他看不清周围的一切了。他脚下已经不是山岩了！他回想起了早已沉没的一条船……

他又象昔日一样，大大地叉开两腿，站在船首斜桅旁边，而船歪着身子，仿佛在波涛上飞行。海风在缆索间呼啸，把稍稍收紧缩帆带的船帆吹得鼓鼓的……温暖的海水在船舷外闪着磷光。在桅杆上面，漆黑的夜空中，他看见的不是猎户座的三星腰带，而是金光闪闪的南十字座。他永远相信，在南北天空这两个最美丽的星座之间，该有他的福星，他的成功的星辰！

他的虚幻的回忆之船载着他离开英国海岸越来越远……

* * *

……纵帆帆船出航已经两个多月了。在非洲西岸一些不大的港口和僻静的海湾里几次短暂停留以后，绕过了好望角，又经过马达加斯加的南部，深入到了印度洋的水域。

帆船的船长，独眼的西班牙人伯纳迪托·卢伊斯·埃尔·戈拉，为远航招募了一批棒小伙。四十六个从头到脚都有文身的水手，都闻过火药味，懂得天气的变化；水手长是个老头，因他生性凶暴，给叫做博布鲨鱼；大副贾科莫·格列利，因接舷搏斗勇猛，得了外号叫豹子格列利；最后是伯纳迪托本人，叫独眼龙，——这便是“黑箭”号的全体船员。

针角^①南面蔚蓝天际的海上，两大洋的海水永远彼此冲突。一天清晨，向东北方向驶去的纵帆帆船把针角所在的层峦叠嶂的海岸抛在了后面。但是在印度洋的水域中，这只帆船行了两个多礼拜，还未曾遇到一只没有护航的商船。

“他妈的！”红毛皮尤在船头一边骂，一边把一只锡杯往甲板上一摔。“请问，伯纳迪托干吗把我们拉到这鲨鱼作孽的地方来？我看，西班牙的杜布朗^②的声音不比印度的卢比难听！”

“我跟你们出海已经两个多月了，腰包里连一个法新^③都没有进！”红毛皮尤的交谈者接着说，这人又瘦又高，戴着金耳环，水手们叫他杰科布骷髅。“那逗人喜爱、黄澄澄的戒指和漂漂亮亮、五颜六色的钞票，都在哪儿啊？‘腌狮子狗’酒馆里连上帝自己都得拿现钱喝潘趣酒，我可拿什么

① 针角是非洲的南端。——作者

② 西班牙的古金币，含金7.5克。——译者

③ 英国铜辅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译者

去喝？我说，哪儿有叮当响、叫咱们乐的玩艺儿啊？”

这一天已快晌晚了。太阳虽还很高，但隐设在迷茫的蜃气中。从早上开始，船长减少了发给水手们的水和葡萄酒的份量。水手们渴得难受，干起活来懒洋洋，没精打彩。潮湿炎热的空气使他们疲软无力。马达加斯加沿岸吹来的轻风胀满了船帆，可惜那是热风，也没有让发烫的脸和身子凉快下来。

“咱们坐下，杰科布。这舢板下面倒还凉快一点。半个钟头以后是咱们的班，可嘴干舌燥，好象我把《圣经》嚼了，吞了下去一样。真够呛！黑鬼武德罗当咱们水手长那会儿，他总能多给我一品脱阿拉贡干葡萄做的酒。”

“轻一点，皮尤！人家都说船长不喜欢提武德罗和朱泽贝。”

“这儿谁也听不见咱们说话。”

“告诉我，皮尤，弟兄们说武德罗和朱泽贝偷过伯纳迪托的皮袋子，是真的吗？”

红毛皮尤用肥厚的手掌擦去古铜色额头上的汗珠。

“要是这两只老狼留在咱们一伙里，咱们现在就不会在这印度的大木盆里象干木塞一样晃荡了，咱们什么都不会短缺了。可是，杰科布，伯纳迪托的皮袋子的事，我劝你暂时不要乱说。伯纳迪托的手很长，他扣扳机的动作也快……我在‘黑箭’上呆了一年多，倒亲眼见过这个袋子，可是，要是我吐露一个字的话，让天雷劈死我吧！有一次，我往船长室里张望，独眼龙正在解他的袋子……”

一阵风吹来，使帆船晃了一下，波浪更猛烈地哗啦一声涌上了船舷。红毛皮尤不作声了，看了看四周。

“听我说，皮尤，昨天晚上豹子格列利，咱们的大副，